兩朝憲章錄

兩朝憲章錄卷之十五

汝寧府光州儒學

嘉靖三十四年甲寅春正月丁酉朔　上不御殿　戊申

左都御史屠僑卒僑鄞縣人有大節居常退遜若不勝臨

事屹不可奪歷官四十年以靖謹著聞卒謚簡肅　癸亥

命朱熹十三孫法襲五經博士　二月　癸酉罷開膠萊

新河　丙戌嚴嵩言宜遣大臣往祭海神宣布朝廷德意

即令察視賊情訪求區畫策即用趙文華亦可文華本嵩

私人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即立摧仆有司無不望風震

慴奔走供奉惟恐或後時公私財賄填入其室江南為之

困弊至于牽掣兵机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盛皆嵩引用匪人之罪也　甲午是時南北多事　上深以為慮責成本兵甚切聶豹事多推諉惟秋末類舉各臣報捷疏請玄祐而已　上以豹年衰不勝重任與在直八臣言之于是豹引疾　上特令閒住云　三月丙申翔陞薊遼總督楊博為兵部尚書

甲寅蘇松兵備任環督叅將解明道等以舟師與倭戰于南沙野茅洪敗之斬首一百八級　四月　戊辰廣西田州土官瓦氏併孫男岑大壽大禄州土狼兵應調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

軍門獎賞　兵部尚書楊博奉詔議處民兵言京城民兵之設始自庚戌虜患之後倉卒召募類多烏合今欲盡汰之則細民遽失月糧於情不堪且巡撫京城分布不足與其取之于營兵不若議處民兵之為便也請勅所司汰其老弱存其精鋭其原出真保者發兵備道籍為民兵在京者仍隷巡捕參將管攝與尖哨軍人相兼巡邏逃者不補從之　辛未趙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是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為巢新倭復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文華辱犒激使進勦遇倭與戰不勝頭目鍾富等十四人俱死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矣　辛巳浙江巡按胡

宗憲言往特日本入貢多不及期請待其復來得以便宜謝遣仍令有司移檄于王問以島夷入冦之狀部覆令巡按衙門移檄日本國王責問何人倡亂令于半年間立法鈐制號召還國即見忠欵雖使貢期未及必為奏請否則是陽為入貢陰蓄異謀也　上是之　甲申先是廣東賊徐銓與海酋汪直糾結倭夷縱横海上提督鮑象賢檄海道副使汪栢等督戰銓等就戮前後斬首千二百餘級海濱頗靖　五月　甲午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叅將盧鏜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藎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舟

順宣慰司彭翼南邀擊之賊奔西到江涇保靖兵復
後賊大潰諸軍共擒斬首功九千八百有奇由是數年
餘賊奔歸拓林東南用兵此為第一功云　壬寅南京御
史屠仲律條上禦倭五事一曰絕亂源夫海賊構亂起於
負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
福人十九雖槩稱倭夷其實多我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為
賊心腹勾引深入陰相窩藏此亂源也必一禁放洋巨艦
二禁窩藏巨家三禁下海姦民三法立而亂源塞矣即使
舊賊未盡殄殲然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情
知懼與今日往来自若者必不同矣二曰防海口大海固

涯涘無際然賊放洋則衝濤入口則登陸非可絕險而匯渡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鼈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松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近也且賊長于陸戰短於水戰莫若如法置造海船每船百隻或五十隻號為一䑸募慣習柁工水稍而充以原額水軍于前又為遊艫數䑸分布上流往来要害令其更番巡邏併力捍禦来過其衝去擊其惰責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之有功者陞賞失備者重究此禦賊之長筭也三曰責

守令夫荷戈戟載介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圉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走矣其賢者則嬰城守耳閧廂村鎮委之無可柰何夫城之外獨非赤子乎自今江南守令當以訓練士兵保全境土為殿最四曰議調發近日徵調各處兵民無慮數萬而膚功乃不奏者不善用兵也夫古者用兵潛機密計進退倏忽莫知所以然後成功今則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軍未啟而先聲已聞其弊一古者名將籌不百勝不敢輕動今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其弊二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賊逸我勞其弊三法曰夜戰擊

相闇足以相救書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言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衆猝遇狡賊易衣變飾突前忽來不能別識其弊四兵不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而統以未經識面之將其弊五夫三軍冒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却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慮是以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叅其弊七糧糗不儲料理不周枵腹待饔窮愁思歸其弊八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誰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以先奔而喪膽其弊九

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
其弊十近日汀州如賴百戶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
善用之使頭領陣亡軍士逃遯如此則徵兵雖多亦何益
哉五曰作勇敢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莊悍夫皆
勇敢可用然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于公家何者以
公家勢遠而文煩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
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多而心力渙也乞勅各該有司通
諭豪家大俗各為身家併力拒守其有能團結鄉兵保固
村鎮者先免其糧里押運及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
其有願受文職斬首十顆以上得比輸粟例入監有職役

者並得起送赴部實選其不願官者重賞優恤之近蘇松嘉湖營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者隨為官軍刼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卒被刼奪不亦激衆怒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輙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至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縣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兵部覆其議悉是詔允行之　巳巳詔錦衣衛遣官校逮總督張經及叅將湯克寬械繫來京問以趙文華劾其

畏巽失機玩寇殃民故也　乙卯蘇松兵備任環督兵
俞大猷及永順彭翼南進攻賊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
焚賊舟三十餘艘餘賊奔潰　丁巳倭寇常熟縣知縣王
鈇率衆禦之鄉官錢泮率老民家丁追賊及于上滄港為
賊所擒繫俱死巡按金淛以聞　上憫之詔贈鈇為太僕
少卿泮為光祿寺少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立祠死
所　六月　丙子倭擾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統狼兵禦
之遇賊于九里山時已薄暮雷雨大作賊伏兵四起狼兵
悉奔惟餘錞及民兵八人盡死于賊巡按周如斗以聞詔
贈錞為光祿寺少卿蔭一子國子生立祠死所　庚辰三

板沙倭賊搶民船出洋參政任環揔兵俞大猷引舟師追擊於馬蹟山擒倭首瀨揑賣及賊五十七人斬首九十三級是日倭舟被海風飄回者五十人屯嘉定縣民家任環攻之不克乃挼火于民宅燬之賊盡死　壬午　上聞周珫疾甚又以李天寵嗜酒廢事并黜之以楊宜代珫胡宗憲代天寵　七月逮繫總督張經參將湯克寬至京詔下法司議罪經上疏自理大畧謂倭突犯嘉興即委參將盧鏜督保靖兵援嘉興又俞大猷督永順兵由柳湖間道趨平望以扼賊路令湯克寬引舟師從中擊之一戰而勝凡斬馘一千九百有奇焚溺者無筭賊氣遂餒豈有一毫虛

玩之念自臣蒞任方半年前後俘斬且以五千計惟是謀
畧淺短不能俄頃掃蕩此則臣之罪也疏入不報經與克
寵竟論死繫獄　八月癸亥倭自南京至秣陵關推官羅
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遂過關
甲子叅政任環有親喪例當回籍巡按周如斗以倭寇未
平請留之詔奪情任事如故　壬辰蘇松巡撫曹邦輔檄
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以沙兵擊滸墅關倭賊殲之賊自
宜興奔蘇州會拓林賊邦輔慮二賊一合且為大患乃親
督兵偕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蹙之隨地與
競乃召邦政及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懼

奔吳舍欲潛走太湖我兵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殪其衆此賊自紹興奔竄不過六七十人流劫杭嚴徽寧太平至犯留都經行数千里戰傷無慮四五千人凡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揔入二縣歷八十餘日始滅　九月甲午督察趙文華以蘇寇之捷已不得與爲恨見調兵四集謂陶宅寇乃拓林餘孽可取巡撫胡宗憲因大言寇不足平以悅其意遂悉簡浙兵得四千人約應天巡撫曹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凡一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益熾　庚子兵科左給事中楊

允繩言海寇爲患猖獗日甚而迄無底定之期者任將習
不振而弊源不革也夫爲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江南諸
將全不知此故用兵之際絕無紀律不鳴金鼓不別旗幟
聚如兒戲渙若摶沙前有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浸率
爲兵浪與賊戰自相蹂踐全軍覆滅此其端在不知三
者而至于不設哨探不知地形又其取敗之左蓋哨探者
軍中之耳目而地形者又軍家之行止既無哨探又不識
地形辟如人終夜有求于暗室之中不照以燭盲人馳逐
於崎嶇險阻之地莫爲之相其不顛連而斃仆者幾希當
事者不此之察動以增兵益餉爲請其意不過張賊聲勢

緩已罪慾殊不知以若所為雖括天下之財以供江南之役藉天下之民以為江南之兵如以蛾赴火以雪實井而已竟何益哉況此賊不遭大創何肯輙去即去又豈得不復來耶臣愚以為必先擇將將苟得人則招募之兵可用土著之兵可用也以之水戰可也以之陸戰可也否則增兵何為請將見在兵授之以制一之以法多立哨探圖畫地形揣察賊情妙布成算毋得日事徵兵虛糜糧餉亦毋待擬拾草率延捱歲月庶幾將皆可新寇患可弭矣至于弊源則又有不專于外者蓋海寇與邊患不同北邊所患者胡也若海寇則十九皆中國之人近來督撫之令不

能行于官司上官隱忍而養客下驕傲而日大豈以官不尊權不重耶蓋近来督撫之臣涖任謝恩必有常例銀两饋送在京權要大者數百小者數十名曰謝禮又歷任額洙營求美擢或遇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有罪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覆蔽如此饋送數遂不貲大率銀両在省則取諸各布政司直隸則取之府州縣司府州縣既為巧取承迎不無德色督撫諸臣自知其非法接受亦有醜顏既入牢籠自難展布則其玩愒蔑法亦奚怪也且官司所以賂督撫又皆取具于民即今孑遺待盡之民豈甚掊尅侵剝之患異日國家隱憂蓋不止海島之間已也伏望

在內勅之緝事衙門在外勅之風紀臺察責令參劾仍勅各部大臣令洗心滌慮割絕朋比之私汛掃苞苴之習此則端本澄源平倭之要道也疏入部覆其詞嚴義正深切時弊宜見之施行報允

臣按讀屠仲律楊允繩二疏大約禦倭之策相同皆經濟材也至於督撫之取諸州縣州縣之取諸小民以致小民艱苦督撫不能行于州縣州縣不遵行於督撫又皆今日之陋習上下相持小民無訴安得不從賊而為寇乎顧所以導之者則權要也當時嚴嵩父子以貨賄多寡為黜陟而又用趙文華以視師江

浙之吏悉歛脂膏以填溪壑當此外寇方熾之時而又有內寇以朘削之根本重地安所支哉吾以為允繩之疏更有関於宗社者不小也

十月壬戌 裕王第一子生 丙子應天巡撫曹邦輔以勦滅許墅関倭寇聞歸功僉事董邦政趙文華聞此寇且滅急趨赴之欲攘其功比奏則邦輔已先奏捷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陶宅寇患委罪邦輔邦政參之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 庚辰殺直隸浙福總督尚書張經浙江巡撫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于市經在江南有功為趙文華所誣搆天寵亦無罪胡宗憲力排之而奪其位繼盛因劾

嚴嵩父子是歲論大辟四當刑者九百有餘人詔决九人而經等與焉由是天下惡嵩父子及文華益甚

臣按士師者天下之平而東市者臣民之聚即使一人無辜而受戮亦干陰陽之和而召夷狄之變况張經嘉興之捷為第一功平倭斬首東南皆受其賜楊繼盛劾嵩之疏為第一忠數罪發奸臺省皆增其氣一則當褒賞之一則當優容之乃為可以服衆即李天寵之在浙亦不過時當危急飲酒廢事焉耳黜而奪之法已盡矣柰何嵩之專權自恣內聽世蕃外縱文華繼盛之觸怒父子必欲殺之而後已彼亦并心

若張經何嘗玩寇殃民而李天寵亦何嘗失律喪師特以胡宗憲與趙文華合文華欲扶宗憲而適梗其位一旦遂致之死況當刑者百人而所決者九人三良與焉豈非天下人心之所共憤乎所賴持平者下卹其冤上公其議使 世宗無失刑乃可無忝厥職不然三良斬于東市而議之者何人昔有罪當罰金而欲置之死釋之且不敢狥而況功忠之臣即有罪猶當十世宥者而可狥乎是時何鰲掌刑部其罪又可勝誅也噫習此忍心并為故入至于楊允繩流論侵冒而反曲律處絞宜天災地裂史不絕書也歟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陞提督南京操江史褒善為
南京大理寺卿兵科給事中楊䢖言東南倭夷方熾參贊
巡撫俱以失事黜責褒善幸脫罪譴乃得美遷以辭重負
因循規避若此寇患何時已乎乞還褒善原職仍弁將銓
部官罰治　上是䢖言令褒善仍督操江而停選書郎中
俸一月尚書黜等貫之　丙申兵科給事中張栻言浙直
官兵會勦陶宅倭寇屢遭陷敗諸臣奏報不實且趙文華
欺罔大負簡命　上申飭文華失心秉公視師圖效　甲
寅刑科給事中孫濬言近見督察趙文華請嚴應天巡撫
曹邦輔參務約與夾攻而邦輔後期及考疏內所列邦輔

督副總兵俞大猷進勦在九月十一日浙兵次日方進則後期之罪不在直隸今蘇松士民謂邦輔實心任事稱不容口其前流刼留都之倭又為邦輔所殲功能了然遽請弁罷文華之意殆不可曉夫東南用兵寇勢方盛而事權不歸一則有彼此牽制之患方今江南之事督察司檢稽而戰守大機當央之總督巡撫兼提督而行伍專職當督之總兵督撫總大綱而城池倉庫奉行猶應當付之有司不然權分勢軋人皆掣肘無以自盡其長乞勅該部申明事權　上從其言　閏十一月　癸酉是時調至客兵督撫官率無長畧不能以恩威馭諸兵遂恣暴肆不奉約

東川兵初與山東兵閙叅將尚允紹幾爲所殺至于出戰皆自爲進退自酉陽兵爲倭所敗即大譟奪舟徑歸蘇州趙文華犒慰諭留之不能詰也　丁丑光禄寺卿章煥上䟽陳禦倭之策有八一言統兵之制未定二言馭兵之制未定三言調兵之制未定四言募兵之制未定五言練兵之制未定六言屯兵之制未定七言行兵之制未定八言養兵之制未定夫軍中之事有不可定者機宜變化因乎敵者也有不可易者規畫措置存乎我者也今將佐雜居諸軍烏合兵視將如弁髦將視郡縣如傳舍故必將有專閫兵有常伍無事相習有急相隨則兵可統也諸軍目不

睹軍容耳不聞將令有急驅之不能卒集朝而遣日中不至晝而遣日晡不至臨陣而逃轉相刼掠必也秩其教令齊其法制平時有約束臨陣有紀律則兵可馭也調至土狼獷悍難馴必以諸邊節制之兵為準調到土狼之兵為輔則調可用也分道募兵皆遊手無賴募而來來而去去而無兵則又復募府庫罄竭道路驛騷終無實用故必程其技力而籍其家室守法者厚恤之犯令而逃者孥戮之則兵可募也以客兵為權宜以鄉兵為實用日省月試常如賊至勞來不怠甘苦必均則為精兵今始則調客兵不練鄉兵既則欲用鄉兵又散客兵不知客兵已遣賊衆乘

城鄉兵果可恃乎鄉兵雖恃未免從徵客兵不惟緩不及事且恐重為客兵所侮故必識權宜實用而後兵可練也兵有營居故可聚而不可散有行列故可散而不可亂今雜處市廛嬉遊里巷有貨之所歆艷後俗之所浸淫遂令山東椎鈍變為紈袴狼笛鄙野咸習歌舞故營居行列並為區處則兵可屯也南方皆沮洳之澤萑葦之場動犯兵家所忌今諸將行無斥堠止無堅壁往往履危落阱苟設有斥堠則兵可進止有堅壁則兵可退有戰地有間諜則兵可正可奇可疑可伏而兵可行也師行糧從強者主戰弱者主變此軍制也今或臨陣而未食或食至而不均或

師行境外而食具城中設散晨炊蓐食倦甲疾趋何以應之不知給軍有制犒士有資弔死扶傷恤孤問寡則兵可飽可飢可生可死而兵可養也夫波濤滉漾隱見難窺風帆迅速頃刻可至不能預守是海濡之險賊與我共也臣聞倭賊遠来多苦於飢而海濱廪藏露積賊擄而食之所向無前如使畜積收歛野無所掠此坐困之道也故議守者莫要於城堡相望遠近相依使賊不能宿飽則不能深入不能深入則不能多獲不能多獲則来者無利而聞風者不来可不煩兵而守矣部議以築城繕堡及所未定八事寔切時務請下督撫議處從之　十二月甲午命户部

遣官往四川山東開取礦銀　戊戌吏科都給事中王鶴奏今天下奔競者莫甚於方面而驕橫者莫甚於進士之有司今撫按初到或陞代及節旦兩司紛紛謁賀往來道路無有寧時廩給夫馬重困里甲近以地方多事奏請多選進士充守令初至則餙欺矯情監司薦揚既得薦揚貪酷並作乞勅該部痛懲前弊照不謹例閒住其奸橫有迹者雖列在優品亦行罷黜疏入令科道官有隱漏者從實拾遺毋得畏避　己亥兵部覆直隸巡按張雲路徐敦奏言二月初賊自南京轉趨蘇州僉事董邦政方督所募沙兵防守陶宅巡撫曹邦輔乃檄邦政與把總婁宇引兵勦之當

時二寇不得合而竟除殘賊黨者本邦輔用此二人力也
至是各臣奏勘功罪甚明以趙文華惡此二人賞竟弗及
壬寅山西陜西河南同時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陜西渭
南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
中有魚物或城廓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終南
山鳴河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有名者八十二萬有奇時
兵部尚書韓邦奇光禄卿馬理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
戶科左給事中楊允繩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禄疏論光
禄寺丞胡膏偽增物價至數百金宜正侵冐之罪事下法
司驗問膏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

臣揀選太精斥言不過齋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
上覽其狀大怒詔錦衣逮治刑部尚書何鰲奏允繩坐儀
伏內詐事不實者絞引例發邊衛充軍賫妄貲受贓為民
上詔允繩依律處絞仍同吳言杖之于廷吳言降二級
與賫同降外任　甲寅外馬房草場火　戊午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楊守禮卒守禮蒲州人爽朗有大度不為世
俗態才猷敏達所至著有聲績晚年見時事乖異寄情山
水間以詩酒自娛鄉人殊敬慕之卒賜祭葬如例

臣嘗聞嚴嵩在位賄賂公行刑賞失中忠臣義士悶
憤而死者不知凡幾矣而見幾勇決者幾何人哉噫

吾人處世進不得行其志則退當隱其身若楊守禮
者山水之遊詩酒之樂豈遂忘世盖亦不得巳也若
邉貢專以此自高則是晋人而已

嘉靖三十五年丙午春正月辛酉朔　上不御殿　庚辰
夜彗星見于進賢星旁芒長尺西南指漸長至三尺餘歷
掃至大微垣次相星又東北行入紫薇垣掃天床星至四
月二日始滅　河南宗藩禄糧缺户部請以本布政司今
年均徭銀内量留五萬九千九百餘兩并續收事例銀一
萬餘兩共七萬兩給之因言廵撫等官查所屬商販輳集
舟車路驛之所按季收税觧司以備補給他如黄淮二河

新舊退灘南陽諸衛新增屯田各府無糧田地數至十餘萬畝皆可起科宜通行勘處以地方之財周地方之用甚便報可　二月　己亥罷直隸浙福總督楊宜時趙文華與胡宗憲私厚亟欲以宗憲易宜正月中文華入京請罷宜以宗憲代　上以為然特詔罷之　戊午吏部尚書李默頗與嵩為異同文華自江南旋凌侮公卿無敢抗者默獨以盛氣折之楊宜既罷嵩與文華欲用胡宗憲而默復用王誥由是惡默滋甚文華摘默部試選人策目有漢武唐憲以英睿興晚節乃以任用匪人而敗等語指為謗訕奏之　上覽疏大怒詔忝看覆稱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

而策問所引尤不宜言　上以其護黨切責尚書王用賓等各降俸三級而下默鎮撫司拷訊刑部尚書何鰲遂坐默比子罵父者律敘王誥不必去胡宗憲陞總督曾邦輔逮京問謫戍邊默竟死獄中默慱雅有才辯以氣節自負然性偏淺及為文華構陷代之者吳鵬歐陽必進率闒茸垢濁公為嚴氏開騙局遂致公道閉塞中外困敝人心乃思默而憐之

臣按默陟無章何以勸相而嵩與文華恣肆極矣莫尊於冢宰莫要於總督以私喜而陟則騙局如吳鵬歐陽必進者可以代李默阿附如胡宗憲者可以代

楊宜以私怒而黜則才辨氣節如李默者拷訊成獄計逐倭奴如曹邦輔者逮問戍邊柄持于權門禍蔓於正士以　世宗之英明而不能察豈非蒙蔽于左右而奸宄之計最深乎嗚呼當時何鰲為廷尉蔑視大明律默坐子罵父律邦輔坐論戍律我　祖律果如是乎即張湯杜周不若是慘矣

三月丙辰先是掌吏部大學士李本言大臣不職則小臣靡然從之故去不肖者先大臣黜列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禮部尚書葛守禮共十五人至是又考察不職科道官共三十人不謹都給事中鄭從善等不及都給事中王鳴

臣等得旨罷黜降調如例御史留用者仍各杖四十

臣按史臣曰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專通賄賂趙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匱竭刑賞倒置士論悪此三人盖已甚矣嵩慮有他故鋤排異已以懾衆志本乃毅然承其指授凡疏遠不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悦者一切屏斥無遺是公論益為不平噫大臣肆悪孰有如趙文華何黨嚴世蕃者不之去也科道如朱文漢李幼滋吳國倫夏栻者不可去也今也黜陟不公而以愛憎為用舍嵩之罪可勝誅耶

辛未改工部尚書吳鵬為吏部尚書　丁丑賜諸大綬等

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未吏部以工部尚書缺會推趙文華 上悅其得人

四月 辛亥倭冦萬餘趨浙江皂林等處游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崇德三里橋三戰俱捷斬首三百餘級賊首徐海等皆辟易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死之論者謂兵興以来用寡敵衆血戰第一功 五月 乙丑初趙文華言残冦無幾旋當清蕩已而海冦屢至因 上屢詰懼誅乃攻李默為脫罪計 上果大悅除文華尚書嵩因薦文華有文學宜供玄撰 上不允及倭患愈甚羽書數至嵩知 上覺文華欺罔乃令文華請復視師 上令

往　壬午金星晝見　六月　戊子提督操江史褒善駐
蕪湖聞浙西倭寇突至即以是日馳往徽寧避之賊渡江
陰過浪山直抵瓜州至揚州無能禦者于是給事中張師
載論其畏愞失職遂令閒住　庚寅詔贈宗禮都督同知
蔭一子指揮僉事世襲　七月　壬午初浙西倭寇惟陳
東一部最強久擾新塲既而徐海後至與合桐鄉之圍海
歷其兵遽退東不得從之遂與海有隙宗憲知其情乃棄
間說海使為內應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
人以獻餘賊有入海者引兵追及之沉其舟無一人得還
辛亥初徐海既縛獻陳東等退屯梁庄聽撫進退未決

其部衆稍稍出營鹵掠至是官兵四面俱集趙文華遂歃乘勝勦海使人責問之海知有變乃阻深塹自守我師遂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從之海等窮迫皆闔户投火中相枕籍死于是浙直倭寇悉平　壬子時採芝採銀採香之命並下使者四出官司督趣急于星火論者咸歸罪陶仲文顧可學云　九月　丁丑火星犯太微垣上將星　十月丙戌朔日食　甲午初倭入慈谿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團海道劉起宗因委防守餘姚慈谿定海三縣未幾與賊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數被創墜馬死槐父文明別

將兵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望斗
帥陳標二賊賊驚遯呼為杜將軍已而復追賊至奉化楓
樹嶺以兵少無後繼陷陣沒巡按趙孔昭以其事聞詔贈
杜槐為光祿寺丞文明為济經歷蔭一子為國子生俱命
有司祠祀　十一月　庚午初五月中倭船四艘自浙直
敗還飄泊至朝鮮境朝鮮王李恒遣兵逆擊于海中盡殲
之得中國被虜并助逆者三十餘人至是因遣陪臣沈通
源等入賀以聞并歸我俘　上嘉其忠順賚銀幣仍賜璽
書褒獎通源及獲功人李潤慶等皆厚賜而遣之
月　乙巳加贈許遠三代誥命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春正月乙卯朔　上不御殿　己卯

賜南京兵部尚書韓邦奇祭葬謚恭簡邦奇朝邑人博學多聞自天文地理聲律兵陣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說毛詩末喻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志樂諸書篤於行誼學務實踐不為空言一時學者咸宗之正德時為吏部員外郎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旨謫平陽通判已而僉浙江僉事為鎮守中官所誣奏逮繫奪官為民　上即位起山東參議漸陞今職以地震卒　二月

戊申科道官趙釴等以考察拾遺無户部左侍郎謝九儀兵部左侍郎沈良才名遐特旨罷之亦異舉也

虜　戊午江南自乍浦沈莊捷後倭賊悉靖惟舟山倭據險結巢我兵環守之不能克是時土狼兵悉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千人始至胡宗憲乃留防春汛隸總兵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十二月二十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殺土官莫翁送諸軍益怒競進賊大敗歸巢我兵積薪草以棕簑捲火擲之賊四散潰出共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賊遂平　四月　戊子火星自二月壬辰從亢逆行歷角天門入軫至是夜凡逆行二舍有餘　己丑虜四把都兒等擁衆數萬由河流等口入犯永平遷安等處副總兵蔣承勳力戰死之越二日出境總督

王忭以聞　上曰虜入犯近邊殺將肆掠各官不能防禦又不能追敵爾等不從重叅治顯有同逃之情姑不問其令御史覈實以聞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卒希周崑山人學行醇篤恬於世利居官守正在南吏部以考察庶官忤執政意令再考乃上章自劾去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丙申申刻雷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驟起初由奉天殿延燒華蓋謹身二殿午門及外左右廊盡燬至次日辰刻始熄　上大懼　五月　戊寅先是三月虜以數百騎由延綏鎮遠墩入寇常樂堡副總兵陳鳳率其次子守義督兵逆之虜衆不敵鳳死守義亦被創巡撫石永以聞

上嘉其父子忠勇賜鳳祭葬贈左都督世襲陞長子三級立祀榆林守義陞都指揮僉事　六月　甲午停止陝西採䵷　七月　庚午詔順天府買辦珎珠四十萬顆有奇廣東採辦珎珠九十萬顆有奇　丙子福建撫臣進龍涎香十六兩廣東撫臣進龍涎香十九兩　八月　辛丑罷工部尚書趙文華　上稍聞其視師江南黷貨殃民要功債事之詳至是欲先建正朝門樓責成甚急文華無應辛理劇才不能以時奉旨乃罷之而以刑部尚書歐陽必進代焉　九月辛亥黜革趙文華職爲民　上以文華江南諸不法罪狀示嚴嵩且諭勿以弟子掛念嵩推不知并掛

念也初文華憑藉嵩資要結　上寵既以睚眦殺張經陷
李默及再出江南人畏之如豺虎所至望風媚附賄賂塡
溢與世蕃比周作惡朝野以目頼　聖明洞燭其奸一旦
穀然去之中外鼓舞稱快　甲寅祀故學士顧鼎臣于鄉
鼎臣崑山人始建議造城比倭奴入寇東南諸郡無城者
悉遭屠戮而崑山獨以城全郡人追思之請立祠以崇報
守臣以聞報可　癸亥殺錦衣衛經歷沈鍊于宣府市先
是庚戌虜犯都門縢書求貢　上命文武群臣雜議而鍊
語稍侵執政大臣明日又上疏請以數萬騎當一面必大
勝虜不報已復抗疏言嚴嵩父子入將帥賄誤國大計請

僇之以謝天下詔以誣詆大臣發口外為民錬傳檄京師欲起義以清君側之惡嵩父子以文華得罪思以自保欲殺錬以滅口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闗之順託巡按路楷誣以煽妖作奸勾虜謀逆請誅之時舉朝皆知其枉而尚書許論悉如順楷議令即時斬決　十月　己丑皇妃嬪御等共助大工銀五萬九千九百餘兩詔工部收用　十一月　乙卯浙直福建總督胡宗憲以擒獲海寇王直等來聞　丁丑俺荅子辛愛士馬雄冠諸部且兇狡無賴比還畏之其妾桃松寨與收令哥通辛愛欲殺收令哥令哥懼誅求降宣大總督楊順順自詡為奇功致之闕下辛愛

遣騎来索不得乃攻燬諸墩堡畧盡大同巡撫朱笈請從長計處以弭邊患于是遣桃松寨汝令哥等還辛愛乃諸婦環視磔裂之虜知順無能攻圍右衛益急　十二月庚辰朔金星晝見　癸未户科給事中徐浦言浙直福建近因軍興經費不敷額外提編以濟一時之急今事勢稍息正宜培植休養刑求生財之道而督臣胡宗憲欺罔乃於加徵存留之外仍前提編節年所費漫無稽考乞勅止軍門提編户部覆議切責胡宗憲欺罔宜如其議報可　致仕工部尚書蔣瑤卒瑤歸安人端亮清介貌若恂恂而遇事有不可奪之節守荆州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調揚州

武宗南巡至郡嬖幸江彬索賂不與舉所賜銅瓜擲之琺不為動　武宗出漁得巨魚戲言可直金五百彬請以畀守令令如數輸直琺獨脫其妻簪珥及數縕以進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　武帝笑而置之中貴傳旨徵求百端悉殊方之產琺奏其物產其處某物產其所非揚有也　武宗詰曰苧白布亦非揚有乎琺不得已進五百疋其強毅有執如此卒年九十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己丑直隸巡按尚維持言頃因倭患許總督軍門權宜納級奈何土豪市儈逃軍罷吏向懼罪自匿者皆得驕人於白晝大都而軍前未見協濟之實夫充軍下死罪一等而亦令納銀

自贖罷閒官亦令效用軍門恣其削剝謂之何哉得旨各官任意行私原發空頭劄付悉收回充軍不准贖罷閒官以債盡為名生事害民者悉令革回閒住

兩朝憲章錄卷之十六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春正月庚戌朔　上不御殿　戊午大同自納虜婦桃松寨之後虜圍困日急至者滋衆道路梗塞烽火斷絶總督楊順上言告急副摠兵尚表護運入右衞虜選鋭圍之數重經月不解　上聞而大駭命戶部發銀十萬兩亟遣才幹司屬督運濟之乃命郎中謝教往

二月　戊戌戶部尚書方鈍言是時天下財賦入太倉庫者計二百萬兩有奇舊規以七分經費每存積三分以備兵歉嘉靖巳酉以前歲支最多不過二百萬兩而其少

者乃僅至七八十萬及庚戌虜變後周章備禦每歲調兵
遣戍餉額倍增及乙卯丙辰間而宣大虜警益急一切募
軍賑恤等費咸給内帑歲無紀極故嘉靖三十年所發京
邊歲用之數五百九十五萬至三十六年亦且三百二萬
計太倉歲入三百萬之額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其
斂財賄題增派括贓贖筭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
例興焉其初亦頗以濟匱乏之諸所灌輸益少值四方多
事有司往往為地方奏留請免如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
木山陝宣大以兵荒即歲入三百萬之額且虧其三之一
而内庭之賞格齋醮之經營 上時以夜半出片紙有所

徵取無敢遲延命日大同右衛告急今歲自入春來發宣大
銀二十六萬有奇而天下民運至太倉者僅七萬尚書方
鈍等憂懼不知所出坐守空藏調度無策欲取之官而官
府之搜括已盡欲取之民而民間之科派已極失事誤事
罪且萬死惟　陛下憐察之請令工部錢糧量分其半還
之本部以濟匱乏　上切責鈍等謀國不忠明日鈍謝罪
請先發太倉銀五萬兩及紫荊關新城倉浮圖峪客兵米
二萬石豆一萬石兼程運[illegible]大同以濟急用又題准空運
事宜報可　三月[illegible]吳時來言宣大總
督楊順所請帑銀無慮三十餘萬而該鎮日見贏虛未能

出一奇發一策以效尺寸乃往往殺愚幼小民以報首功
是驅塞下之民而歸之虜也即如桃松寨了達逃淫婦耳
順既失策納之又自誇威德比黠虜來索又駕言易我妖
叛失體損威并受侮虜臣民無不憤恨而巡撫路楷受其
賄金七千兩秘不以聞而反以所殺邊民係為順功楷驗
首級既有灸疤網痕又多幼小其偽狀明矣乃曰似亦虜
真兵部尚書許論亦雷同附和且濫叨世廕請罪黜此三
人庶幾邊患有瘳耳疏入　上問嚴嵩〻以言官風聞
上曰時來之言不可盡謂風聞順楷俱拏來問至於論亦
推官濫醉鈍亦似應改用令兵部侍郎江東代順論為民

鈍南京用起原任兵部尚書楊博代論改刑部尚書[illegible]

春于六部代鈍

臣按俺荅之子辛愛最強而桃松寨之逃文人情所最惡者使楊順不受其降而因之出塞以還辛愛方將德我之不勝也而乃邀為奇功置之闕下挑禍速殃已而復還怒不可解矣彼路楷者正當發其罪可也而乃曲為回護輒殺邊民幼小以當真虜非受賄七千何以至此夫何許論和之嚴嵩擁之與〻而 世廟洞察其奸詔之繫獄則臣民之心始帖服矣不然右衛之生靈數十萬謂何而朝廷之錢糧費數十

萬謂何已而代以楊愽則得人矣臣方憤嘗許省中無人而如來能發其奸直諫議之翹楚也

甲子倭犯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移鎮福建勦之鶚身督兵將懸賞設伏擒斬萬人餘賊遂滅殆盡䟽上安攘十事俱報可　御史宋儀望言爾來薊遼邊臣率以奔競為通敏儇諂為揮霍計日驟遷掩敗為功醜虜出沒動多失策何棟在薊遼楊順在大同驕縱肆虐　帝命逮訊　兵部侍郎吳嘉會巡撫薊鎮侵牟築塞金御史萬民英劾之　帝命以繫尋削籍

丙子兵科給事中胡將來主事張翀董傳策交章論劾嚴

嵩納賄誤國狀時來劾其邊臣尅剝軍餉以餽執事執事受其餽而與之合黨欺君令子世蕃入直票擬章奏納賄招權所謂去惡務本何暇窮穿窬之盜治標末之疾也將刻其備邊之政壞但金多而賂厚者或以敗為功或以入為道理財之政甚壞户部錢糧四分輸邊六分餽嵩父子及其家奴永年而永年之富已至數十萬忠節之氣壞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與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至靡然成風傳策劾其家富于内藏吏兵二部選官至持簿入嵩之門任其塡發故俗呼文選司郎中萬案為文管家職方司郎中方祥為武管家驛丗騷動

公私耗竭時大學士徐階雅不與嵩同道嵩敗之時來
興聯皆階門生而傳策又松江人大疑階實奏必有人使
之者著鎮撫司訊鞫備極苦楚竟無所言俱以誣罔成獄
發烟瘴充軍　四月　上以尚表雖用然老不能出師遣
薊州副總兵馬芳統所部家丁赴之其日尚表捷至言官
軍突圍與虜戰斬一人獲十八人內有俺答孫及壻與酋
各一人虜退舍十里　上陞表為都督僉事　丁亥總督
劉宗寶得白鹿于舟山獻之　壬辰大同右衛圍解虜自
去年九月分留右衛聞尚表運餉入城乃移大營內牧由
是內外斷絕未初以閒住官運餉入邊竭力為城守計至

以侍郎江東等選集主客兵數萬嚴部而進虜聞大兵至悉拔帳而遁東遂以是日入右衛城所運糧凡四千餘石居民皆感泣呼聲震地自以為更生初有倡言宣大可棄

上問嚴嵩嵩設為難詞欲 上自棄之 上汲汲措餉發兵為更易文武大吏而虜尋引去右衛以存 丁酉御史樂尚約言右衛殘破以來耕稼廢於攻守田私鬻于虜騎廬舍器具盡於炊爨夫戰士喪於鋒鏑今雖暫解將來未可知也宜大加賑恤嚴設守備為善後之計 上深嘉其言 五月 己酉先是命楊博總督宣大事寧還部及右衛圍解議召還博户科給事中張學顏言宜假以事

權令其專意綜理不必還部　上以爲然乃命溥胥鎮視事　六月　己卯刑部尚書鄭曉言故事在京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送法司問斷各衙門有應問者參送法司不得自決比来事權不一諸司各自受詞不復參送甚有私紙贖以爲利者且其間拘禁箠楚或妄以意見出入顛倒法令致善良皆於紛擊奸頑喜於詐害請申明會典條例令各衙門通行遵守紙罰亦不至于乾沒　上允之　七月　丙辰初胡宗憲遣還毛海峯誘降王直及直至下獄海峯遂絕與倭目善妙等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雖頗有斬獲然賊憑高死守我兵莫利先登以陷

沒者是時新倭大至　上又屢下嚴旨趣宗憲及時平賊宗憲懼得罪乃上疏侈言水陸戰功于是科部極言其欺誕并劾失事諸臣詔奪總兵俞大猷參將戚繼光把總劉英職級期一月蕩平　庚申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理薊鎮兵馬　閏七月　丁丑總督楊博于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濬大壕二道各長十八里告成請命御史視之　上嘉其功大成速降勅奬勵賞以銀幣　癸亥御製承天府元祐宮成碑文命工勒石　庚子大朝等門成

八月　癸酉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一曰審

要機今日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汰懦弱以作士氣二曰慎選用言邊將多營賂以冒寵榮請託以居非人故不得不巧肆侵漁掊尅三曰勤巡歷四曰明戰守言虜之侮戮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為罪而反以斬獲為功自今必計斬獲與失亡畧當乃許自贖五曰攻火器軍于無敵手獨火飛炮不識為何物者宜專其教導六曰清耗蠹七曰中禁例大抵虜騎乃退取吾殘劊以為首功甚有賺吾崖谷之中誘人而擄之者宜下法司以妄殺平人律論八曰恤凋殘禪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

两名為助公實歸私橐宜禁革之章下司覆勘　九月

乙亥選監生陳景行女陳氏為　裕王繼妃　庚寅兵部郎中唐順之奉命閲視薊鎮軍馬還言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鷙耶今薊鎮之兵也今皆羸兵憊馬朽甲鈍戈徒縻廩餉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虜变及近日古墻之寇至于近徼宣遼遠征延固以禦之乃鎮兵則置而不理誰之咎也所據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珮等俱宜坐職誤事之罰得旨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練督撫官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參看以聞部擬

三人當降罰 上曰馬珮已革職王忬歐陽安沾降俸二級留用 十月 辛亥岑港倭徒巢柯梅總督胡宗憲屢督兵討之不能克于是南京御史李瑚追劾宗憲私誘王直於黨漸江巡按王本固南京給事中劉堯誨亦劾其老師縱寇濫叨功賞請行追奪宗憲自辨 上報曰御計擒妖賊人所皆曉特以獻瑞故人直引軍事以害卿耳卿宜竭誠展布以平餘氛不允辭 己未命兵部郎中唐順之往浙直視師與胡宗憲協謀勦賊 壬戌 上問戶部薊鎮歷年食糧之數尚書賈應春以不知對 上責曰是兵數已經查明五萬九千三百十二名爾部自有各邊奏報文

冊何謂不知於是應春檄薊密昌平管糧官將三十年以後見在食糧軍數一一清查盡得詭名冒支諸奸弊狀詔俱下巡按問　十一月　丁亥　上勅諭三法司曰刑以弼治當則協氣休祥自至否則上干和氣災沴攸生近來司民牧者或理道不明律法不通任事作威深文鍛獄甚或貪賄聽囑顛倒是非不顧冤抑是何心與且湖廣安陸縣幼男吳一魁二命枉刑毋文被捉情無所告遠至朝廷以一推之豈止數百爾三法司治刑為職當思矜恤都察院通行天下撫按申飭有司各改前愆惟公惟慎盡心聽讞民以不冤天地神明昭鑒在上爾亦能保祿位福子孫

知不恭命必不爾進欽哉　十二月　丁未光祿寺歲用以三十六萬計　上以為多疑該司必有乾沒仍諭內閣曰卽令兩宮大分盡省妃嬪僅十餘宮中罷設宴二十年矣朕所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十壇供器不當一次茶飯費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用也嵩曰臣聞祖宗時每歲額銀二十四萬兩彼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有餘銀今乃三十六萬其侵欺情弊可知也臣查會典光祿寺內一欵凡本寺供應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員照刷具奏皆復會典舊規則諸弊可平　上命添差御史一員月籍該寺諸費進覽自是歲以為常經費亦稍省矣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御殿　丙子

直隷廵按尚維持言吳淞柘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俱爲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户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參將宜駐金山督守柘林青村南滙川沙諸處常鎮參將宜駐陽舍督守圌山孟河二地而淛直總兵專駐吳淞調遣兵部覆言各將改駐當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以須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報可　二月

甲辰河南廵撫章煥言汴城以河為帶其初河從西來𫝑本東注數十年間南岸傾頽北岸淤塞漸成横溢宜

於瞿家口大開河口以殺其勢别挑支河增築隄岸以备永遠請差部臣經畧詔行其議部臣止勿遣　甲寅宣大總督楊愽言三鎮一歲中招降至千六百四十人乞録諸將佐功　上從之　庚午虜囚把都兒等率衆數萬自潘家口入渡灤河而西進逼三屯營總督王忬以聞　上曰前奏調宣大各處兵馬入援數多如何又令虜入境令巡按閲視查虜所入道兵部移檄該鎮防禦得旨虜衆乘虛突入由總督探報不實防禦無謀所致姑記其罪令立功自効　三月　庚寅賜貢士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總督胡宗憲言舟山

殘孽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邀擊不力縱之南奔閩廣宜加重治　上命逮大猷訊治閩人大學謂宗憲嫁禍南京御史李瑚劾宗憲數其大罪三瑚與大猷俱閩人宗憲疑大猷漏言于瑚故遂罪大猷以自掩飾　四月　丁巳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皐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賊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乃勦絕　五月辛巳直隸巡按方輅劾薊遼總督王忬調度無策貽害地方失策者三可罪者四

上命逮京鞫治改楊慱代之　鳳陽巡撫李遂以剿倭功
次來報前後斬獲真從倭首八百一十八顆生擒一十六
名　上聞而悅之曰李遂督兵臨陣斬獲數多勞績可嘉
令按臣覈實議賞　六月　丙寅雷擊奉先殿門外南牆
西墻　七月庚午戶科給事中龔情奉命巡視太倉銀庫
正月內貯銀七十四萬有奇未及半年僅餘八千餘兩國
儲至此可為寒心昔　皇上一問光祿經費月具揭報歲
省三分之一況太倉歲以千萬計中間請乞之頻仍給予
之冗濫當不止如光祿所侵冒者亦令月具內外出入之
數自當畏懼撙節而所省且不貲矣詔可太倉銀庫之月

報出納自此始　壬申　金星晝見　南京致仕禮部尚書閔如霖卒如霖烏程人恭謹有文以撰玄失　上意南還恭罷疑同鄉學士董份陷之竟鬱〻而卒　八月　己未江北倭自鄧莊敗後沿海覓舟不得我兵自後急躡及于劉家橋等處賊勞餒困頓會天雨乃奔入劉家莊我兵四面圍之胡宗憲遣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援江北將士論功在委成處為顯所據嘖嘖有言都御史李遂恐士衆不和乃檄江北悉屬之顯軍政既一遂刻期進兵顯率所部先登各營選鋒繼進縱火衝擊自辰至酉賊巢始破奮勇追擊之共斬首四百餘級賊衆盡殄　九月　丙子　劉顯進

總督楊愽奏遼東災傷已極召糴甚艱乞將新運通倉錢糧停泊天津者暫借六七萬石由天津水運薊州以達山海顧脚陸運至各地方給散其漕糧則以賑濟銀兩糴還户部覆議從之

臣按地方饑荒民嗷嗷待命召糴則不可得內請稽遲歲月及賑濟之命一下而民之死亡吾不知其幾萬萬自非隨宜處置婉轉有方者誰能料此楊愽借通倉之新運以甦遼東目前之困而即以賑濟兩補還通倉當時邊臣孰有如其善謀者哉宜其與靈感激而後裔顯榮也

十月 戊戌原任工部左侍郎為民程文德卒文德永康人篤學修行稱為儒者命撰玄文文德素講理學所撰不稱旨疏勸 上享安靜和平之福 上益怒以為謗訕削職為民及卒貧無以殮有識者崇焉而世不知之也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恭 十一月 丙子詔以宋儒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世襲五經博士昔熹遊寓建安遂家焉建安已世襲五經博士而婺源有請之者乃以朱墅為五經博士然未有世襲明旨至是墅老請授其子搞世襲從之丁丑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市井惡少咸奮脫稱雄傑群聚數十人號為打行紮火囤誆詐剽刼武斷坊廂甚無

翁大立嚴禁緝之諸惡相與歃血各持長刀巨斧攻吳縣長洲縣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譟攻都察門入之大立率其妻子踰墻遯去乃縱火焚衙廨勅諭符驗及令字旗牌一時俱燬天將曙諸惡乃衝葑門斬關而出逃于太湖中事聞 上命大立戴罪尅期殄㓕 十二月 己巳贈蘇松兵備右叅政任環為光祿寺卿命有司建祠蘇州以時致祭仍廕一子為原衛所副千户環長治人時為同知倭賊猝犯蘇州諸城門皆閉民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按劒洞開諸門全活以數萬計蘇人德之倭寇犯境環身率疲卒感以忠義屢擊賊敗之前後斬俘甚衆以功陞

僉事加副使右參政仍舊任環志欲平倭未服皆自激具名誓必死戰所向有功後以毋喪守制卒于家禮科給事中徐師曾請贈官秩祠祀以報其功故有是命　丙午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殺兵報效為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籍收為鄉兵即以客兵糧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無便于此者得旨允行

臣按從兵者多不習技藝浪游無籍者耳一旦利其工食率其黨而應募及其調至不惟無殺戍之功而

且重為黎民之害若其侵虐甚於寇盜留之則坐享糧餉刼奪地方遣之則沿途肆虐怨讟倡亂未有善處之者獎勵科令其還藉以為鄉兵彼將以為出無所樹而歸有所利矣為總督者甚無取充數之名而實貽軍民之慘也

丙辰詔宋儒程顥二十代孫宗益世襲五經博士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春正月丁卯朔　上不御殿　丙子浙直視師右通政唐順之既陞淮揚巡撫乃條上海防善後事宜一曰禦海洋言禦倭上策以禦於海而崇明舟山乃海賊入寇之路尤宜預防當春汛時宜令蘇松兵備暫

駐崇明寧紹兵備暫駐舟山總副將官常居海中督兵分哨如有縱賊入港登岸者以次論罪二曰固海岸言賊至如不能禦于海則海岸之守爲第二著皆但坐地方殘破者之罪今宜併坐賊所從入者有能衝鋒禦賊使不得登岸深入者雖無首級亦以奇功陞賞三曰海外沿海通逃之徒爲賊嚮導者甚衆宜多方招徠以銷禍本自葉宗滿得罪而遁逃欲歸者不免自疑自蔣洲得罪而人以使絶域爲諱宜量爲貰减并開日本國通貢之徒若抄犯如故則命朝鮮琉球二國承制宣諭之四曰定軍制調募客兵坐糜廪餉今宜急練土著之兵練之既成則凋募悉罷

五曰鼓軍氣今士卒遇海風而頭目掉眩聞潮聲而耳聾心惕欲望掃清大憝難矣宜責文臣督帥時御戎服出入軍中以作武將之氣武將臨陣時間取潰校逃卒斬一二人以變士卒耳目則軍氣自振六曰復舊制言沿海衛所軍伍素整屯田膏腴幾萬畝今悉可墾種七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權而操之于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俱以廢壞宜令諸路酌時修舉八曰別人才文官舉海道副使譚綸劾台州知府黃大節武官舉總兵盧鏜等劾副總兵曹克新等九曰定廟謨言外患未悉內變恐作近者吳淞定海水卒以呼糧之故縛官劫獄漸不可長請豫

議招懷之畧所司覆議克新聽調大節門住餘俱從之
庚辰金星晝見三日　二月丁巳舊例南營官軍月米有
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
五錢及馬坤為南户部尚書奏減折色銀為四錢諸軍始
怨督儲侍郎黄懋官稟性刻削各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
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是時坤已
召入為北户部尚書蔡克廉代坤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
一石至銀八錢諸軍求復原額又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
糧是月已再旬懋官猶未給是日振武營軍操期遂鼓譟
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遂踰墻而出仆地不能起諸軍競

前撲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爾所欲衆稍定翌日九卿大會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越墻死咎軍特不當殘辱之即擬此奏聞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粮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不可得朝廷在內爾輩欲何為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補賦折糧餉衆始散

臣按南京之軍逸而驕逸則坐食糧餉驕則逼脅上官處置得宜乃可以服其心而作其氣舊例有妻者

一石則補役有妻者自不當停矣二仲折色銀五錢則馬坤又不當奏減為四矣黄懋官先誥逃亡且奏停補適當倭夷猖獗之時又值米價騰踊之會安得不激變乎 世廟因北狄入寇今日運糧明日賑濟殆萬萬計南部之臣亦宜聞之頗乃遷延旬日猶未須給則彼減原額之妻糧者得執之以為辭辛而劉世延李遂權宜計處軍士稍安而於法紀亦極壞矣自是而後習此風聲横於浙憤於薊使中倣效尤吁時勢至此可畏也已

丁巳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疏內有建帝之儲四字

上以立千為儲帝誰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給事中藍
璧等議坐大逆不道妖言惑衆詔巡按即時處斬仍傳首
四方　三月　戊寅南道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
横打死住房人胡鑾剜其两手及將監生生員嚴刑拷打
逼取折准妻孥等事　上悪之令巡按逮京訊治坤家居
為倭冦督率鄉里以保所居遠近依附者衆有犯令者輙
榜笞之故居民雖頼以安而被其榜笞者亦生怨恨黙疏
中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断手胡鑾者固無恙也竟死獄
中士論冤之　癸未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
搗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髙駝一百七十餘隻是

時虜聚喜峯口外窺犯薊鎮漢乗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濡虜嘗留衆並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為之自後各鎮往往乗間出勦虜始有戒心稍徙遠其幕云　丙戌兵科給事中王文炳請下本兵議所以安民弭兵絶寇之策部覆以安民莫若去不急之務捐無名之征重懲貪官酷吏蓄兵莫若訓練各處鄉兵至隷籍行伍者則責之軍衛募自民間者則責之有司絶寇其令沿海有司按籍所部居民有與盜賊通者許同里首告即置之法而追其所犯銀三十兩賞告者又有無賴惡少竄入軍中巧立款幼贊畫名色平居坐縻公廪

有事爭冒首功此輩亦將來禍本宜一切禁約 上從之

丁亥 上以近京地方饑荒民流入京者衆無所得食令詳議事宜以聞部臣覆上五事一議賑流聚令戶部錦衣衛各簡屬官十人與五城御史以太倉米萬石悉錄見在流民每日人給米一升至五月終止五月後係百里之外者人給米五升遠者以次遞加至二斗而止使還舊業一議濟病弱凡就賑飢民病不能赴官者令所在富戶為糜食之太醫院仍給藥調治一議處游惰凡年力少壯者取具年籍令工部酌顧覓給與工價勿令轉徙一議處近民如昌平通州等處或于太倉或于通倉各發米五百石

付所司分賑一議處遠民移咨順天保定巡撫凡應賑之處定擬多寡分數馳報本部請發太倉銀折米充賑報可

原任兵部左侍郎張珩卒珩石州人行履修潔器識弘遠充博綜群籍為御史時會講官缺輔臣有謂珩才行可充侍從者欲推轂入翰林珩三疏力辭不就時論高之卒贈工部尚書謚襄敏

壬辰命翰林院侍讀張春侍裕王講讀

上諭兵部亟示各撫臣嚴督所司悉心撫勦四方盜賊尚書楊博條上弭盜六事一連歲兵荒民於公賦外有修造買馬治河等額外之征宜禁止一民之為盜非其得已宜榜諭凡脅從者悉令歸業許其自新一京師飢民

已荷救恤其遠方赤子請行各巡撫便宜發廩賑貸一巡捕職官所領軍丁民快有隱匿頂脫者重坐一責成有司勤行巡歷慎固封守縱賊不捕者計其多寡治罪一申明賞格凡捕盜有功者各遵例行賞疏入允行　四月丙申鳳陽巡撫唐順之卒順之武進人博學強記凡六經子史兵法陰陽以至算射靡不精透爲右司諫時與贊善羅洪先校書郎趙時春上定國本疏忤旨黜爲民言者屢薦之起爲兵部主事查勘薊鎮邊務復視師浙直總督胡宗憲薦其有功尋陞鳳陽巡撫卒于官當其罷歸閉門非其道不取非其人不交嘗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及有疾廼曰

辛
死國吾志也今得良死冊中矣卒賜祭葬立祠揚州
亥御史耿定向劾奏吏部尚書吳鵬一言鵬壻董份主考
而子紹中榜首入選則蔡茂春得兵部而紹得禮部一言
御史林騰蛟給事中袁洪愈發吏部司屬李一結白璧之
贓賄而騰蛟外補洪愈淹滯以此箝制言官一言文選郎
中何海晏驗封員外宗臣各以貪墨被斥而一陞參政一
陞提學一言病夫蔡克廉而擬之司徒沈坤臣惡而陟之
祭酒一言私門貨賂幾如鬧市而反移文撫按禁貪戢穢
疏入 上于所劾臣皆留用 五月丙寅蜀世子宣圻進
黃金一千白金一萬斤助大工 上以其忠悃賜以金帶

仍降勑褒諭之　戊子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隱冒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而爵級已革及太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違官　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追奪從之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辛卯南京操江都御史翁時奏安畿輔言狼山金山各有副總兵沿海一帶各有參將把總則藩籬已為有守淮揚以至嘉湖各有兵備而復有兵備駐劄廣德則門戶已為有守此足以禦外至之賊矣安慶儀

真各有守備又有標以巡江分投巡視則堂與防守又以嚴密此足以禦內發之盜矣使各該群工殫心竭力則天塹屹然料難飛渡不必添設參將明甚且置將必須增兵增兵必須議食今應天連年倭寇之擾生理未復去歲災傷之後流徙更多正辦錢糧尚爾逋負復加兵餉其何能堪伏乞專責儀真安慶二守備分定地方時常會哨稍有違誤參拿處治庶官不增而事亦集賦不加而民自安矣

臣按官多則民擾官省則民安故古人不輕設官蓋爲民勝也當銓者苟獲真才則用一人而有餘否則匪人在位益敗乃事矣臣見邇方有事添設衆員而曾

不足以當其一面孰若精擇其人各督信地之為愈乎翁大立欲添參將于蕪湖而史襃善亦同其議非不可以控扼以防而時獨以為兵荒之後錢糧為難責成安慶儀真二守備可謂老成長慮矣

六月　戊戌兵部右侍郎魏謙吉赴任道卒禮部以謙吉三品未考滿卹典當半給得旨特全給之謙吉狂率無賴不類衣冠士其居官無一善狀淫暴掊克若餓鴟乳虎至于錐刀乞索即市井人猶羞言之時政汙濁遂得致仕而恩卹猶隆備若此　乙卯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陞餘姚人前死節都御史燧子為人孝友長厚燧死寧庶人之難

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為人作壽文事伯兄如父居官被服
雅素口不談人過盖篤行君子也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千鑨鋌綜鑛著為名進士　七月壬午戶部左侍郎石永
卒永成縣人鯁介廉靖歷官以風裁著稱所至肅然時方
尚通士多失其所守永獨持清節自信皭然不受變于流
俗卒之日行李蕭然家無餘儲可謂貞士矣贈右都御史
逖祭葬　壬辰都御史章焕上經略中原疏備言妖民盜
賊是時南征冦擊徵歛煩急貪吏肆行水潦屢至民不堪
命往往群聚為盜初河南人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沒于
黃河于是林縣有賊聚以數千計睢州亦有百賊犯其南

關北既傳言為訛即皆解散無復踪跡亂之萌也煥撫河南適值其事心蓋憂之故上此疏然足以考當時之事勢也已

臣按　世宗時俺答冦於北倭奴冦于南然皆無睥睨神器之意北不過止于互市南不過止于鹵掠已耳然河南以中土之民不堪徵歛之苦即林縣雅州俄而千百成群欲附倭黨俄而知其傳言即時散去況九邊而外三島之中乂困貪殘連遇荒歉而又聞哱賊關白之志能無乘釁而起者乎近時以進士起家為郡縣者貪暴殊甚用度奢侈無不取之民閭而

又催科日急家如懸磬吾恐變生肘腋此不北走胡南走倭者幾希願司銓者慎選良吏以綏萬方毋令督促而安為茶毒也

八月　戊戌總督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　上悅命龜曰玉龜芝曰仙芝禮部臣請謝玄告廟許之　乙卯致仕戶部尚書賈應春卒應春真定人歷官三十年以伉慨任事家居時人稱為長者鄉人咸愛重之卒賜祭葬　禮部尚書顧可學卒可學無錫人以參議病免重賄嚴嵩能煉秋石服食却老嵩薦于　上與盛端明俱被召端明頗自知恥閉門謝賓客可學則揚揚自得通苞苴囑託諸司官邪

賂章熏耻道喪卒謚榮僖隆慶改元奉遺詔褫其官 九月丙寅巡撫延綏董威在延綏贓私狼籍士論不齒嘗薦慶陽知府孫續續本貪汙為撫按程軏李秋所劾于是吏科給事中梁夢龍奏三臣舉劾互異覆奏軏秋言是詔除續名而威調別用威素以厚賄結嚴氏父子反得調南京大理卿倒植甚矣 十月壬寅 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國何不舉行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報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毋妃在 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半中旨渙頒京師士民踴躍稱

慮蓋天序既定群邪頓消始知淵衷獨斷信非凡庸所能測矣

臣按太子為國本而蚤建為遠議 世宗時二王並居中外疑慮景王之母日侍左右奸邪之黨多肆窺伺則 莊皇帝所處蓋亦危矣當是時館閣臺省未有言及者 世廟特出宸衷夜半涣頒社稷生靈皆聿有主故稱英斷果敎者必稽焉今 太子賢喆容儀海宇瞻望人皆以為迹近景王而憂私過計臣獨以〻 皇上好觀 世廟實錄必以 世廟為法待特而行當必有以慰臣民之願者安知 世廟夜半之

中旨不為今日之成驗乎不然祖宗舊制能遵于

世廟豈不能再遵于　皇上也

十一月丙戌秉一真人陶仲文卒仲文黃岡人習祈禳小術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　上戊戌以後不復視朝輔弼大臣皆希得進見獨仲文時被宣召至即賜坐與語稱之為師賞賚以數萬計又領三孤列爵五等其死也復諡榮康惠肅自古方士所未見也隆慶改元始奉遺詔追奪官爵世爵亦削籍　丁亥薊遼總督許論獻家藏紫清仙人白玉蟾真蹟一卷　上嘉其忠欵受之　十二月壬寅太保左都督陸炳卒炳平湖人　上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

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　上出於火景陛前識炳惟黠多智素迎合　上意由列校洊躋公孤出司巡徼入與直贊勳貴大臣莫能望焉第任豪俠吏為爪牙錙兩之奸悉知之富民有小過者即榜掠之文致成獄沒其貲產其所虜滅者不可勝追累貲至鉅萬營別宅十餘所皆崇嚴稱甲第分置姬妾于其中紈綺寶玩所在充牣又置良田宅于四方若揚州嘉興南昌承天等皆有庄店聲勢震天下是時　上數起大獄炳頗保護無辜所全活亦衆又折節廣交以龍聲譽故終嘉靖之世無發其姦者隆慶改元始以言官奏褫其子官籍其家